民兵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胡傳曰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戟法獨詳乎三時者乃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也書大閱非礼也

魯仲連曰財者君之所輕死者民之所重君不以所輕與下欲得下之所重不亦難乎百足之虫斷而不厥持之者衆也白刃交前不顧流矢急不暇緩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劉子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用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用不習之

卒、已上集羣書

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制、卿士大夫皆將士司馬之職、此寓兵于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爲吏卒、(馮唐傳士卒從田中起安知尺籍伍符)爲衛士者業農桑、(後漢祇志罷遣衛士勸以農桑)唐府兵番上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古制也、其後昭義步兵雄冠山東、(李抱貞爲澤潞留後因軍旅彫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習三年皆爲精兵)雄邊子弟威伸南詔、(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乃建籌边樓率戶三自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荷戈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器械犀鋭時人謂之雄

邊一此固籍民爲兵之效朱與河東河北有强壯之集弟、河東河北、强壯之民自五代時瀛霸諸州恃以雄壯固勢景德間以其明效于前代遂籍民而爲之人以王十而爲指揮、又以善射者爲校長陝西有保毅之名、開平間詔陝西家山一軍號爲保毅官給資根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遂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旣精拳勇可用、又有弓手之置、元昊陸梁、禁兵皆出、州郡单弱置弓手、皆民兵也惜乎强壯之兵始者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遷爲正軍而强壯之意廳保毅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韓琦又主之其運糧戍邊而保毅之制始失、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保捷皆永爲禁兵、而初意盡失矣、及熙寧

大臣王安石用趙子幾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而民病猶甚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副之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內家貲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元祐罷之紹聖復置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然皆不能披甲荷戈而徒化平民爲盜賊耳我一朝郡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守城軍亦寓兵于農之意也

已上事蹟考

軍器

易萃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又曰離爲火爲甲冑爲戈兵甲冑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書曰厥貢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又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孫子曰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至論曰徒手而遇盜賁育無如之何操箠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晁錯曰

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王褒曰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蔓矰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若乘舟之逸也蒙衝涉田而能致遠不若蘧篨之疾也已上集羣書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下文曰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其五器乃最精良者如兌之戈和之弓與常兵不同內府又受良兵而兵器入焉註兵器謂四方諸侯所執貢者秋官又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一以司藏一以司造職固有攸分也夏官則有司甲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付

一酉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兵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櫓之屬有五也若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戈盾掌兵盾之物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收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註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八矢謂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箙盛矢器也之屬、制無不備矣、秦人銷兵鑄而武備盡弛、漢與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漢北邊郡庫乃官之兵器所藏或置工官、造兵器者庫兵以筭賦為之高相四年、初為筭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而工官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其在京師也、則有武庫掌于中尉、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中尉武帝更名執金吾而天子又有

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皆以少府主之是時邊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哀帝時胡毋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一在禦寇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賜工官兵武帝時邊兵不足發武庫工官兵以補之故李陵以連弩射匈奴後諸葛亮損益連弩一弩十矢謂之元戎虞詡以強弩射羌兵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陳球之遠射千步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時千步丘氏謂可為宋城寨之具耿恭之毒藥傅箭明帝時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箭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虜中創者視創皆沸大驚引去皆足以致勝者也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府兵

之法宿衛者、各給弓矢橫刀、人具弓一二橫刀一矢其介冑戎器
皆藏于庫有所征行則給之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
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焉燧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于進趨最爲得之而蕭俛
銷兵之議何其愚也、穆宗時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
器者、十日一進課其功也、太祖命魏丕主作院舜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
閱之典兵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也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
備床子弩止七百步、丕增至千步或幸弓矢含賜及作工、太宗幸司弓署按所作工
賜以布帛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眞宗勉其職也、或作坊歲造

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豐其積也、皆太祖至于
慶曆、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旣遣近臣分治軍器、天聖
六年遣十六人、分治諸州軍器又遣朝臣揀試兵器、加祐四年詔在京所造兵器多不精
其選朝官使臣揀試之、而獨轅之弩、則得之郭諮、皇祐四年郭諮上進所造獨轅
弩、詔如樣制之寨脚之車、則得之郭固、固約古制爲車前方後銳上制七搶以爲二拒
凡一車用二十五人因韓琦上言而用之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米守
信及于熈寧在京師有監有庫、軍器舊領于三司熈寧六年別置軍器監又置
內官箭南庫又御前所置軍器別差官提舉在諸州有作院、王雱上跪陳其所造不精利
而弓則曰神臂、弓弩之製其最善、漢稱太黃唐稱伏遠朱稱神臂床子、強于神臂弓七

九牛弩尤爲輕便、弩則曰九牛八牛箭則曰入陣誠指皆箭名刀則名斬馬顛琰所造參擬種其精巧因造數萬賜邊臣、鞍則名邊樣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馳擊熙寧六年始用邊樣小鞍回旋進退得盡馳馬之技甲則名偏挨元豐十年改造其法亦備矣、我國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時常簡點若有缺廢委官造補遇有闕支奏聞分給、其外藩有司歲造之數起送到部辨驗交納、弓刀制度以時加添、而火鎗飛礮則或出于古人之所未備者、掌工部者、慎毋忽諸。已上事蹟考

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據馬文升疏稱

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尅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

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觔木炭木柴四十餘萬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膠油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其六百六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況收貯之後並不曬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張多已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可及乎愚請查見儲軍器計軍分分給而藏其餘者于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

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矣 已上私評

舟師

左傳曰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維

說曰吳人以舟檝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

有雪耻殺陵之師則焚舟之舉鬼神實臨之有克復神州之將則擊楫之聲天地實聞之

石虎所乘之舟霖雨過之然爲晉謀者必不敢專恃霖雨也魏人所乘之舟江濤駭之然爲吳謀者必不敢專恃江濤也已上集羣書

考齊世家太公爲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

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而焚舟皆在于河、蓋亦暫以濟耳自吳人以舟師伐楚、楚敗吳師獲其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鬛者三人伏于舟側夜乎餘皇而三人迭應楚師亂吳人敗之取餘皇還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郘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伍子胥教吳人以船軍之法、以船軍比陸軍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拖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是其法也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而拒之而舟始用于戰矣武帝破東越以樓船起樓其上者因朱買臣之言而使之沿船擊東越、擊東甌則兼用戈船、置戈其上下瀨船、瀨湍也取其輕疾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越嶲昆明国有滇也

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而爲昆明所蔽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

光武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取其有進而無退與冒突取其冒衝而敢前露橈揖露在外而人藏舟中數千艘、發桂陽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且曰荆門之事、一縣征南其任何專也、大司馬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能之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縣征南公爲重而已、

曹操既平荆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數千艘日鬬艦用之以戰鬬者曰蒙衝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者、而周瑜亦用蒙衝鬬艦、破之于赤壁關羽因浪覆小舟、以成樊城之功、于禁等因水漲舟覆降羽而不知呂蒙自衣搖櫓巳議其後、呂蒙襲關羽于江陵伏精兵于艫艦中使

白衣搖櫓潛行破之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長百二十步受一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騎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神于船首以懼江神劉裕伐秦王鎮惡乘蒙衝小艦鎮惡率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用固有所不同也楊素造戰艦以渡江而五牙大艦各五乐起樓五層高百天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容戰士八百人黃龍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餘艋各有差等陳國卒定李靖獲敵艦而不用援兵不至蕭銑竟降靖破蕭銑大獲舟艦盡散于江援兵見之疑不敢進銑遂降勢固有所不一也東洲之戰吳越遇逆風而反得乘風吳越錢傳瓘伐吳率戰艦自東洲以進吳船乘風而前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又命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

戰血所漬是人戕之皆作壽春之役周水軍素不及唐而後反勝唐唐水軍斂鋒周人不能敵世宗命于汴城側開池肄習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于唐果係于舟乎抑係于人乎朱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楼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九年幸金明池習水戰迄眞宗朝歲習不輟淩波樓船則因李綱而置李綱請沿河江淮置水兵號淩波樓船軍而韓世忠黃天蕩之捷虞允文采石之捷皆以舟師致勝者也已上事蹟考

昔以舟師敢勝者也 已上車戰考

後漢樓船軍。而韓世忠黃天蕩之捷。虞允文采石之捷

漢置水兵號 濬河

宋真宗朝議習水戰設波樓船則因李繼而置李繼

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翼。九年幸金明池習水

池于京城之西引蔡水以注之。

乎抑係乎人乎。宋乾德初鑿池習戰而兵號水虎翼

乎。[illegible]用之。文後[illegible]書于[illegible]果係于[illegible]

[illegible]周人不能[illegible]世宗命于汴城側

[illegible]詩春之役周水軍甚不及唐而後[illegible]

[illegible]

車戰

詩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文王又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又曰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宣王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開克淮夷孔淑不逆泮水魯僖公左傳隱公九年北伐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為三覆以待之戎師大奔三伏為三部伏兵也○巳

上集

羣書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于戰自夏啓車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

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用九制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嬰與由戰以兵車趣戰疾破之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行以載兵止以爲陣器械無不犀利捷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陵與單于相值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擊傷虜騎甚衆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僣亂總名偏廂別爲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戎宋吳淑謂車爲一營之甲鎧一障之鱗介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底以提矢

石下設鉄棍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二十五人四人推挽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魏勝又創爲如意戰車而符彥卿亦以拒馬破敵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毁車爲行而成太原之功左傳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必阨請毁車以爲行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濤斜之敗唐房琯用車戰而敗于祿山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已上事蹟考

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今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然又不可用大車以遮必矯一軍戰車須五百餘

輛用步軍千人篤挽行則縱以擊止則環以為營所齎器械衣狼不煩人力又于萬人之中選三千勇壯者為遊騎敵合而對壘則銃砲弓弩併力齊發敵散而擄掠則出兵邀擊互相救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如余子俊之所陳者固守邊之良法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以之深入征討則尤非所便如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根而不得行信有如前輩之所慮者矣故為車戰者非求為大勝求為不可敗也已上私評

城塞

丘文非曰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東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

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桀驁之敵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閒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

勞堪曰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綏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

故誘敵人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立菟當時非之我 朝亥是然則我十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者猶恐後也是故邊警所急莫在宣大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方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堅于登陴伏精銃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士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繕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豪遍其下則

保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召募戍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辭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敵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敵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人之敵矣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生失者無復補而敵蘖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

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顯僦居
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
者乎一遇伍鈇淸勾拘拇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
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
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趣寧許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
下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
虜入十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
益者不入六未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十
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士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入十

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塹

夫守不客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十之令以二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第一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

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過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九邊總圖



朝鮮
鴨綠江
遼陽鎮
三岔河
建州
山海關
薊州
山東
都司
濟寧
河道
河南
都司
嵩縣
徐邳鹽徒
淮安
漕府
南京
揚州
督府
蘇松
海倭
崇明
沙兵
杭州
總府
江西
都司
建寧
行都司
寧台
海倭
贛州
南安
福州
興泉
海倭
漳泉
海倭
潮惠
海倭



右衛
潮州
寧武關
偏頭關
山西
都司
黃河
榆林鎮
綏德
延安
慶陽
固原
靖虜
蘭州
河州
岷州
洮州
西固
西番
甘州鎮
高臺
鎮夷
肅州
嘉峪關
青海
莊浪衛
駐牧
盧氏
毛葫蘆
諸蠻
茂州
威州
保寧
雅州
黎州
胡宣慰
建昌行
都司
雲南
都司
貴州
都司
貴州東
西諸酋
柳慶
賓州
入寇
梧州
都府
猺獞
都司

九邊總考

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後徙榆林堡為榆林鎮曰寧夏曰固原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所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而三關之設備愈

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靈武矣河套駐牧鎮遠鈌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客折入吐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籓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

遼東地圖



每方百里
威遠
靖安
柴河
撫順
鐵嶺
長安
東州
馬根
清河
李河
東勝
海州
長河
蓋州
耀州
童河
新安
湯站
鳳凰
鴨緑江
鎮東
婆沙
朝鮮


臨潢
鎮遠
鎮安
鎮静
鎮遠
鎮夷
大平
大清
大寧
康大安
青石
鎮寧
鎮武
柳河
廣寧
興中
大定
建州
六州河
大定
大茂
大勝
義州
大陵
大陵河
凌河
義乘
錦州
大鎮
大興
小凌
段
林
沙嶺
五十
伏州
羊
關
欒古
李蘭
石河
河口
紅花角
金州
木場
新塞
知尚
望海
刘官
旅順
灤
皂嶺
興水
青庄
小團
中右
錦川
東關
新興
中後
三道
高臺
瑞昌
前屯
平川
西河
永安
扶場
中前
山海關
灰山
寧遠
松山
長嶺
連山
木出
中左

遼東考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係前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敵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自祖宗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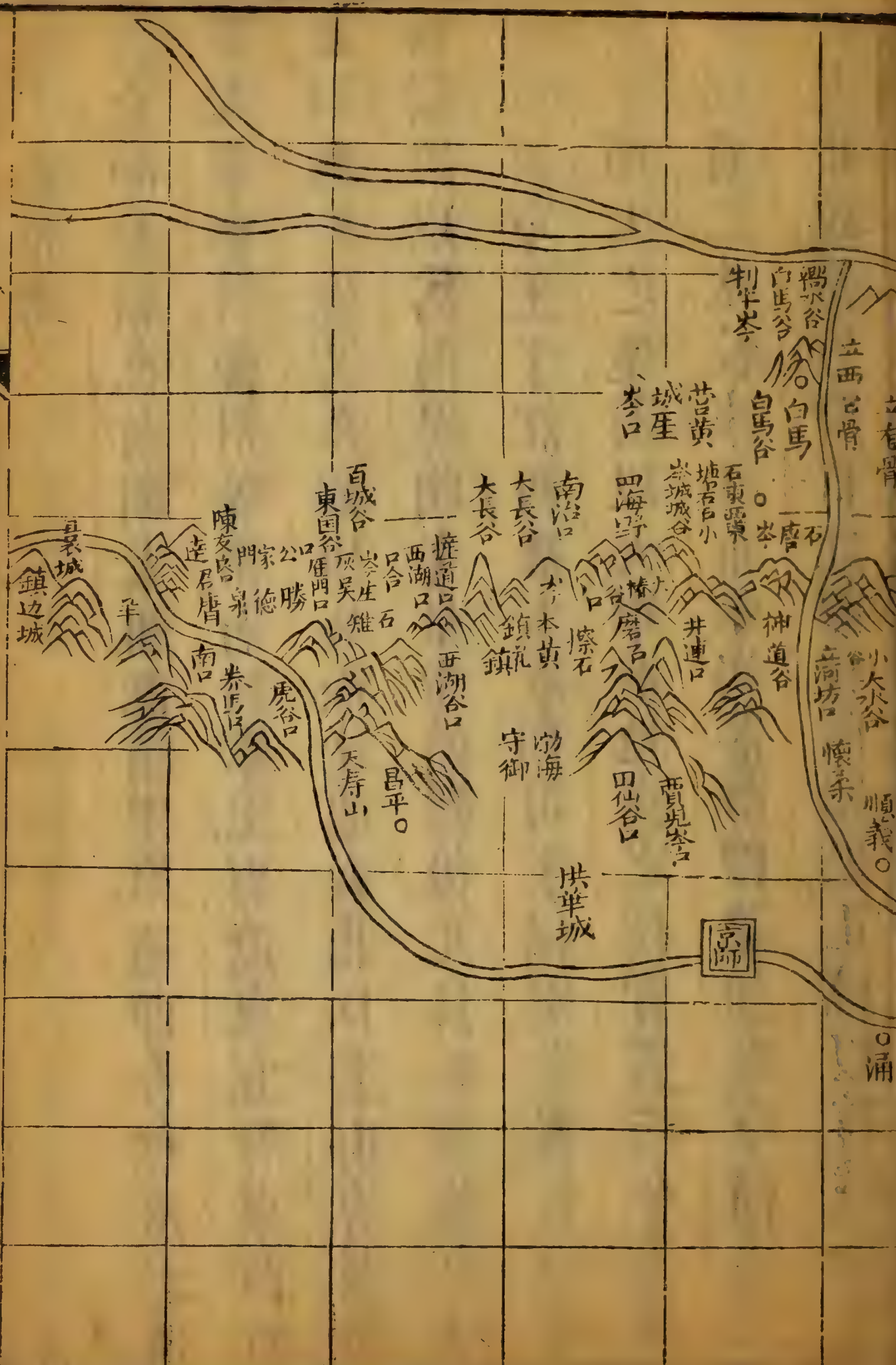
疆埸無遺北之患。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遼之中京。金之北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遼人毋憤憤焉

薊州地圖


每方四十里
金原
和盛
惠州
富屋
和州
龙山
洞波口
徐刘口
徐刘
刘家口
刘家
桃林口
孫奎兒
滦河
杨村
燕河
乾澗兒
中勝
界谷口
箭桿
星谷
撫寧
榆林馬
永平
昌黎
滦
青山
黄土
南水角山
北海山
大毛山
小毛山
董家口
长谷
石門
西庙
二道門
大井
寺谷
河小
大无名
花場谷
細谷
拿子谷
平頂谷
义院
水寺門
長谷
熬場谷


舊大寧都司
今僞朶顏
擦崖子立
城子火水立
大水泉立
燜柴溝寨立
青山
新開嶺
洪台
近安
灤河
榆林立
青山口
十家谷立
鐵門立
潘家口立谷
東常峪立
西常峪
松棚谷
大安口立
井兒谷立
馬蘭谷立
遵化
鮎魚石
石匣
營谷兒
馬啼谷立
秋树谷立
豐潤


石匣
密雲
平谷
三河
薊
遙喬谷
黃崖
大安
將軍石寨
黑水灣
小平安
大平安
青山寨
蠶椑谷
寬佃谷
峯臺寨
馬蘭谷


京師
拱華城
昌平
天壽山
渤海
守御
四海冶
南冶口
大長谷
白馬谷
神道谷
懷柔
順義
鎮边城

薊州考

薊京師左輔也。前朝太祖既靖中原。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明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啟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聲援隔絕矣。正統以前。賊心畏

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府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
御史經畧之而賊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
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叅將陳乾
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賊情難與往日例論
黃花鎮擁護其陵寢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
路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敵衝作橋則浮沙灘
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峯口
三衛入貢之路以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
來國初長久之計惟在區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

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墻堡增墩軍益邊粮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開起西至累荅關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曠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為兵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汀經流其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殘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

內邊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

每年雖修壘二三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敵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須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國朝設六邊禦敵。自開元歷與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撃大寧都司於保定。於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守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

受銜盧龍背倔僂遼之襟咣傾哽彼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與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前則欒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彼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宜齋地圖


每方百里
京師
通州
古北口
潮河川
長城
易州



鴛湖
青山
西弧
柴溝
紅山
華山
天城
陽知
源
馬頭泉
東灵
鍋仙
桃山

宣府考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爲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入者。蓋四百餘年。前朝太祖盡徙其民於關內。號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據紫荊關東南據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據野狐嶺。前國初常忠武王破敵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明文皇帝三犁敵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敵惟守開元興河大寧遼

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雖徑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蠻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

下連橫嶺見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壼浮圖峪揷箭嶺之防守畱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大同地圖


每方百里
懷安衛
長勝
皇天墩
陳家
鎮虜
紅廟賊路
鐵裹門賊
鵓鴿
御草
柳溝
聚樂
白登
西安
渾源
廣靈
廣昌
蔚
靈丘
太安
團城
平刑
鐵嶺
五台
西台
中台
南台
東台
北台
沙澗
繁峙
應
山陰
馬邑
旱井
二中
靖邊
華皮溝
左衛
青原
賊路
廣武
雁門
代
平
定襄
折河
盂
下海子
鎮虜
大同鎮
宣寧


神水湖
斷頭
赤山
蘇武曰
李陵凸
五老日
旧東勝
旧鎮虜
旧安東 即云内
凌角湖
青塚
旧豐州 即大同中屯衛
旧清遠 即单于城
旧云川
坐林
天橋兒
偏頭
活石
神林
營山
水泉
草梁
黃屯
寺馬
鴐站
柳
紅門
奵河
井坪
長林
平虜
楊順
朔州
馬方
鵰窩
水蓮
吊橋
陽武
寕武
岢嵐
河曲
保德
鎮遠
楊河
兔曲
唐
灰河
五花
得馬
黃甫川
八角堡
罗漢
土柵
又井
神池
汾
河
寕化
淨樂
忻州
嵐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敵城。川原平衍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敵咸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敵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敵入順聖諸路之衝。平敵西近老營堡。敵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爲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地。後兩邊俱壞。敵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爲耕守

計大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護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二堡恭在鎮城兩廠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

三關考 關介大同榆林間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迄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幾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遠官遠舍多安置真保河澗等府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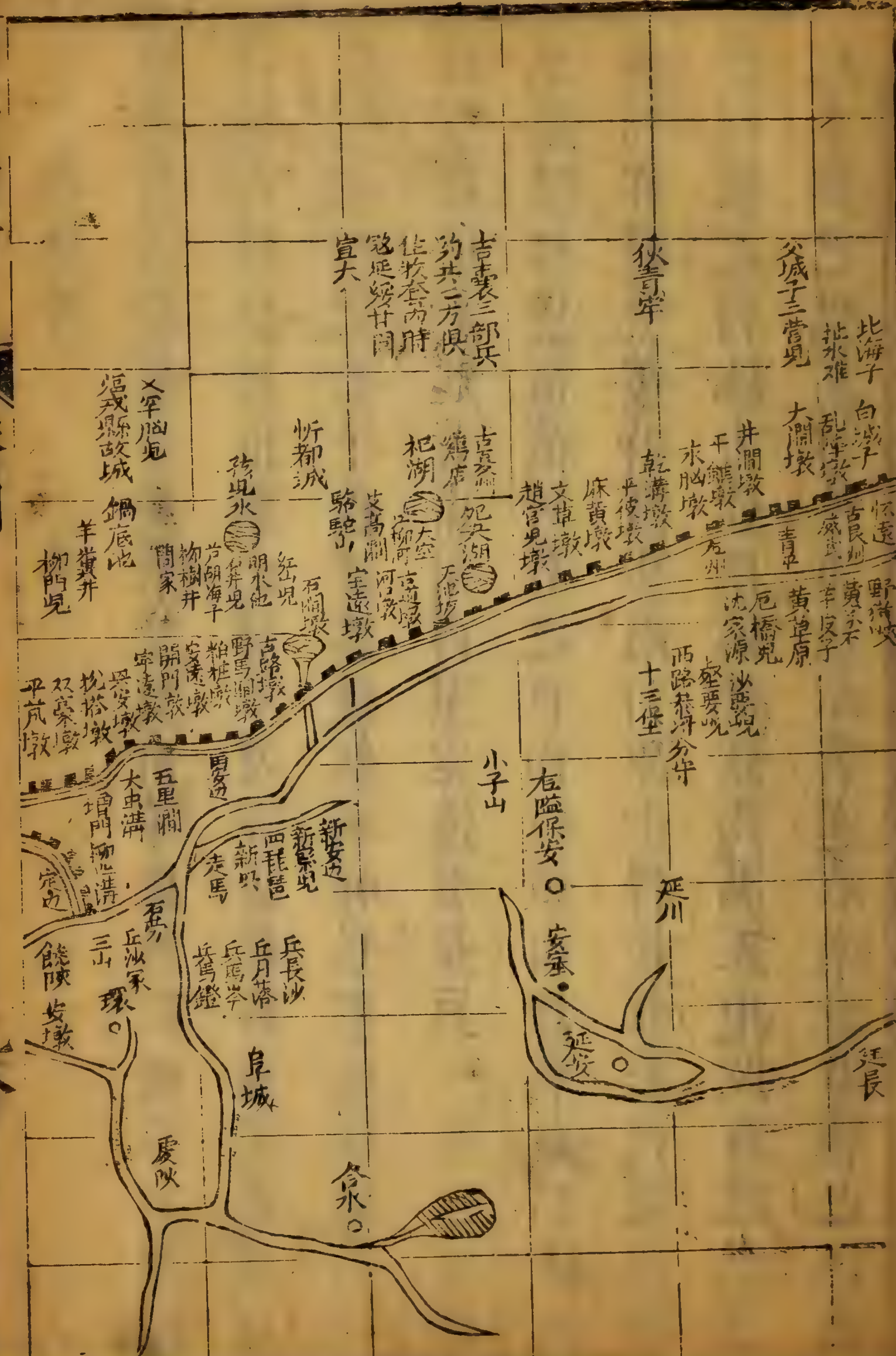
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連通爲一邊外徙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開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関獨當其衝時無駐牧之敵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敵駐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関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敵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関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関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地圖


黄河
平心
古城子
林樹城
蓮花墩
紅崖
長捷
東海水口
沙海
灼海
守口墩
新寨堡
斬賊墩
柳條墩
榆林鎮
鎮遠墩
桓水墩
武家墩
新安墩
塘家墩
青吹墩
蘇家墩
金牛把
背鹼墩
紅城子
連城
分守孔徙
東路上
東古城
木瓜
孤山
清水營
神木
大柏油
柏林
大和
金河寺
高家
建安
长樂
雙山
榆林鎮城
紅寺兒
神泉
府谷
外三關界
偏頭關
河曲縣
保德州
魚河
米脂
吳堡
綏德
臨汾
永和
黄河


吉囊三部兵
約共二万俱
住牧套内時
寇延綏甘肅
宣大
伙青牢
北海子
白城子
乾溝墩
趙官兒墩
麻黄墩
文章墩
井澗墩
杷湖
花馬池
忻都城
駱駝
宋遠墩
孩兒水
明水池
鍋底池
羊黄井
柳門兒
野馬澗墩
古路墩
興安墩
双峯墩
平羌墩
五里澗
大虫溝
新安边
新興
老馬
兵長沙
小子山
右臨保安
延川
安塞
延安
延長
鄜城
慶陽
合水
西路恭將分守
十三堡
黄草原
野猪峽
懷遠

榆林考

榆林舊治綏德。而棗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敵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敵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漂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敵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愚

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粮。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糴買儲畜。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蘇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有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借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定邊連接

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冑敵、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之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堠於千八百所

國初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大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世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成化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夏修築河東邊墻遂棄河守墻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衆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地圖



西受降
野馬川
省嵬
大風口
監山
姚福
平虜
鎮朔
洪廣
常信
許班
保左
宁夏
河西
張政
石崖
淡泉水
馬木山
方山
水頭
双湖児水頭
東長湖水頭
自大边去諸堡稍遠套虜猝至諸堡必閉門不敢出嘉靖十年該架近堡自是零賊不能入
制墙
上總制墙
唐總制墙
定边营
高平
花馬池
鉄柱
紅山
大沙井
清水
横城
灵州
半个城
平湖
感遠
靖夷
寧化
中營
合積
固原界


賀蘭
賀蘭
九介井
廣武
勝金
鎮虜
鎮静
石空寺
宣和
鳴沙州
威武
韓家水
馬安山水
紅鹽兒
觀音洞水
莊浪界
蘭州界

寧夏考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前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敵人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

成化以前敵患多在河西自敵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

里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彜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固原地圖



固原旧边
史把都水
乾溝
新家
塩池
毛卜剌
興武
水清
安定
高平
鉄柱
寧夏後
白馬
延固分界
固原鎮
平涼
張易
張洪
黑水
隆德
若水
海剌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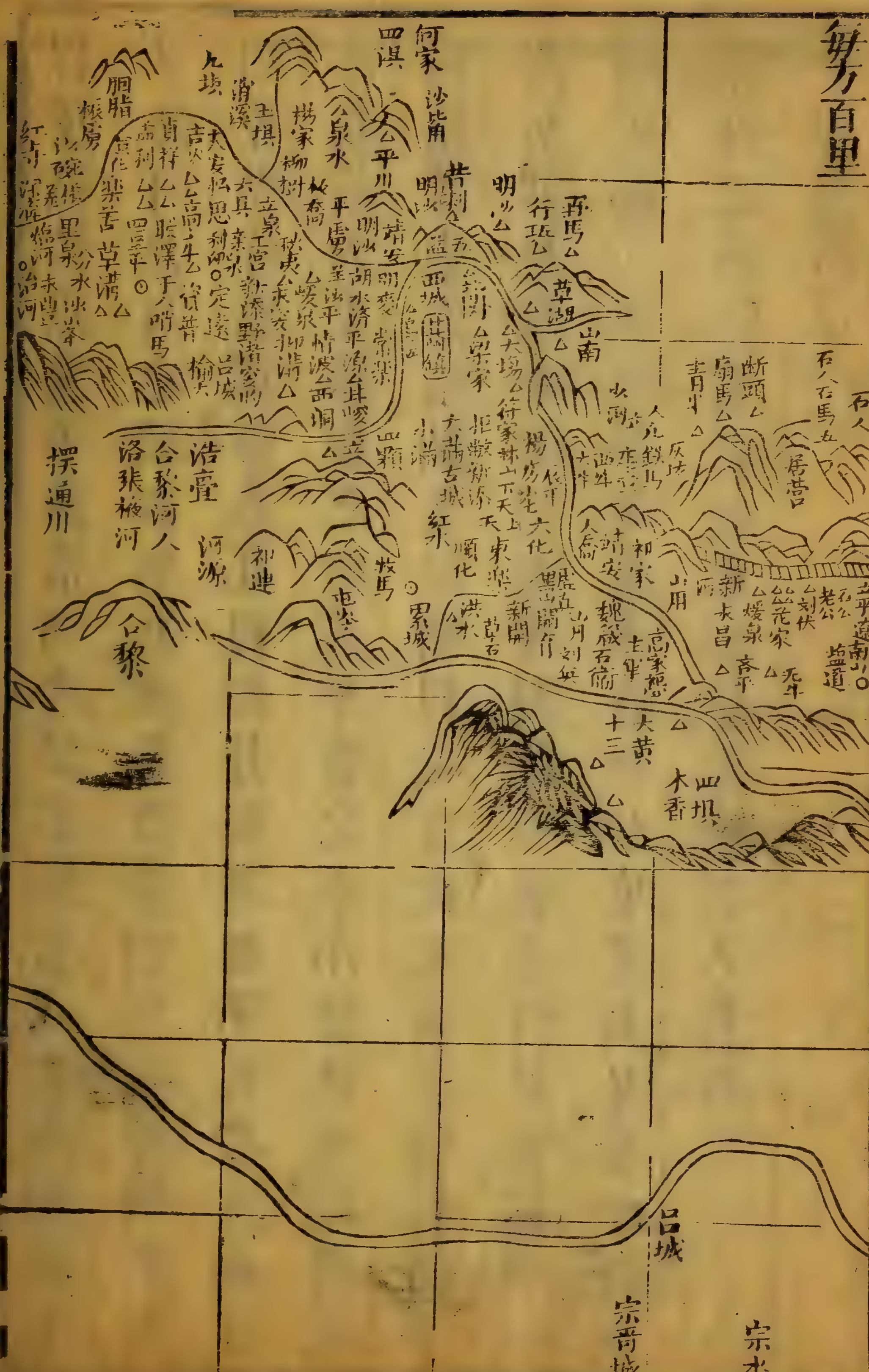

賊從此入
靖虜
鋪家
郭城
花盆
淮浪界
平灘
房灘
小打速
虎豹
中原
一條城
三信
野水
蘭州界
海都界
左所橋
馬家
金城
安寧
鹽場
東村溝
打麈溝
西關
東關
青石
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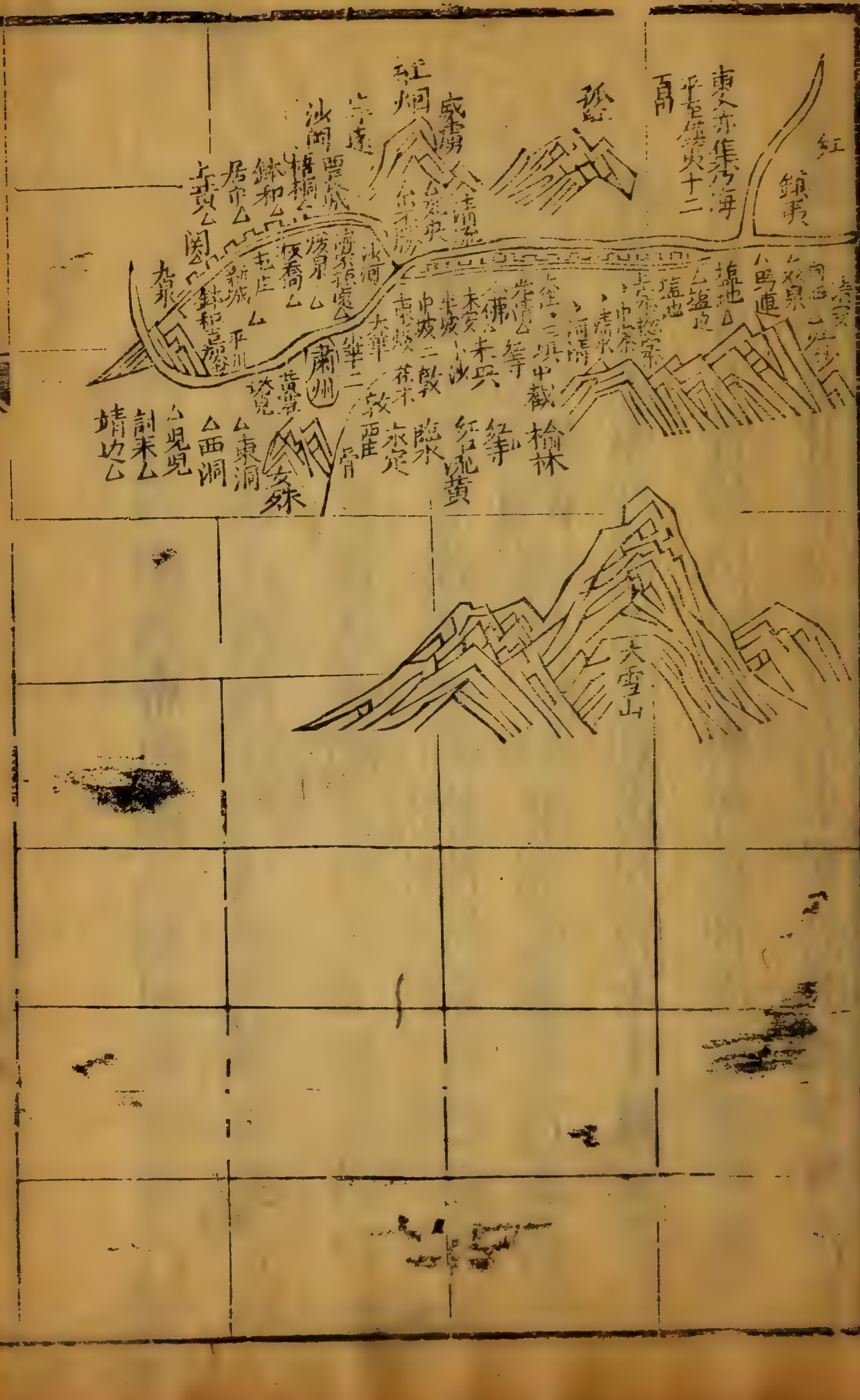
固原考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敵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敵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敵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叅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賊踏冰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鎭有事則然無事則巳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粮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蒴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兵足食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甘肅地圖


每方百里
何家
四渠
沙嘴
胭脂
九塬
楊家
柳樹
泉水
平川
明沙山
再馬山
行站山
草湖
南山
斷頭山
扇馬山
青牛山
石人
居營
西城
梁家
大場山
拒敵
大靖古城
紅水
楊房
大化
東樂
順化
牧馬
浩亹
台黎河
洛張掖河
撰通川
河源
祁連
合黎
洪水
新開
魏家
大黃山
十三山
木香
新長昌
花家
暖泉
呂城
宗晋城
宗水



大雪山
肅州
榆林
東洞
西洞
靖边
塩池

甘肅考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鎭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祁連臙支三山在焉匈奴要地也漢時失之嘗歌曰亾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亾我臙脂使我婦女無姿甘州之西歷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門。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墩煌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

一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
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
遮敵人、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今之議者曰、護城置墩、
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施
恩羈縻、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
等衛主則補兵闕伍、遊兵則移其室家、而又撫㨗多方
俾卒旅悉復、明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
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粮餉
悉復之國初之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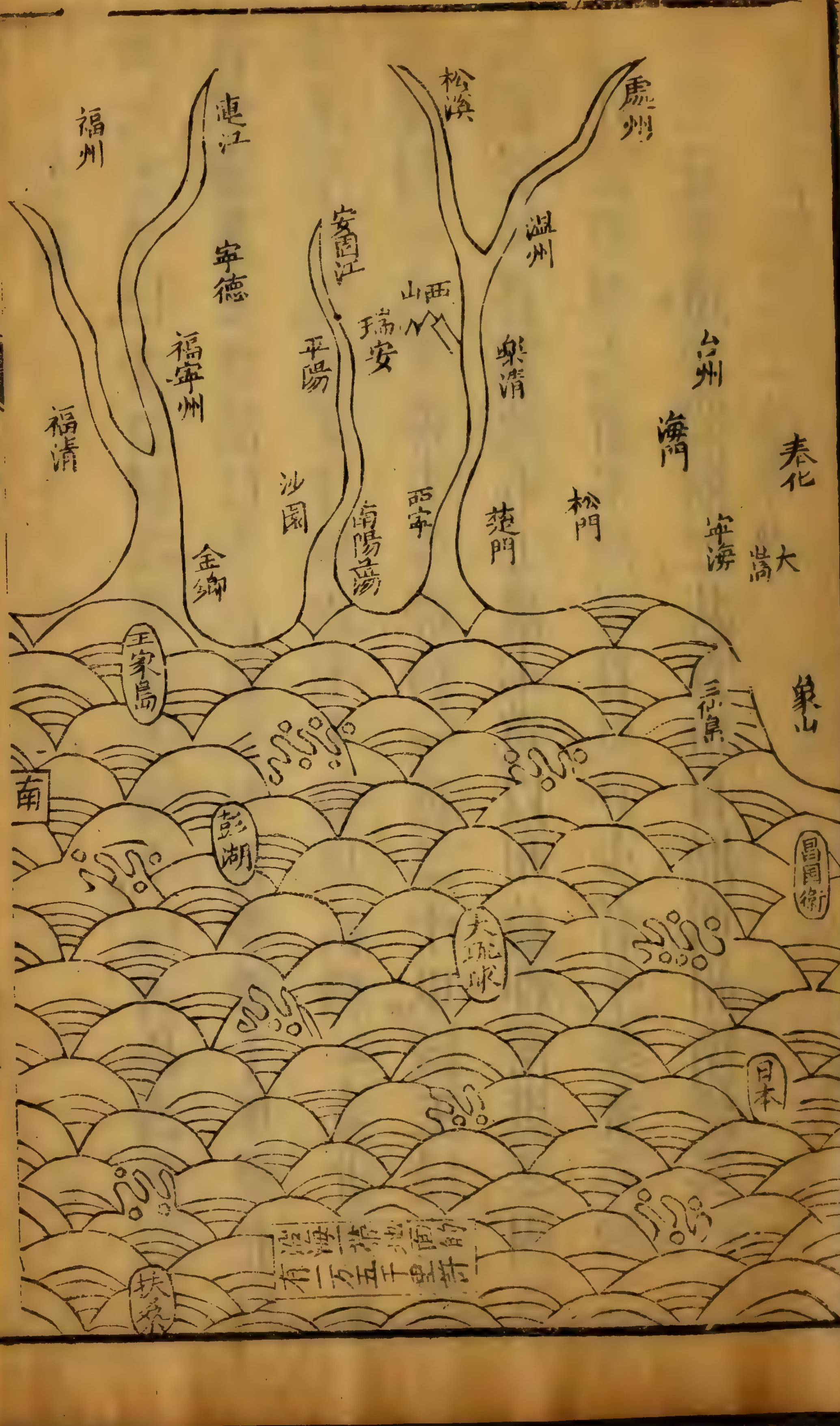
津海防倭圖


青州
武定
天津衛
塩場
利津
寶坻
馬城
新橋
灤
盧龍
山海関
海倉
萊州
即墨
登州
山門島
旅順
金州
錦州
望塘
鳳凰
扶餘
朝鮮
寧海
威海
不夜城



淮安
宝應
興化
塩城
安東
海州
諸城
瑯琊
膠州
高密
昌邑
过沙
乱沙
陳家島
麻湾
鰲山
田横
琵琶島
靖海
白島


西
南京
江浦
儀真
揚州
杭州
鎮江
丹陽
常州
江陰
觀海
定海
三江
慈谿
寧波
金山
臨山衛
餘姚
賀
海寧
無錫
加善
嘉定
太倉
常熟
通州
如皋
淮安鎮
海門
清浦
松江
上海
天妃宮
劉家港
黃公洋
蘇州洋
小洋山
大洋山
陀山
倭奴
東


福州
連江
寧德
福寧州
福淸
安固江
平陽
瑞安
西山
松溪
處州
温州
樂淸
台州
海門
奉化
寧海
大嵩
松門
楚門
西寧
南陽
沙園
金鄉
王家島
三佛島
象山
南
彭湖
昌國衛
大琉球
日本
扶桑

備倭

夷地志畧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遠。距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繼其艘傳驛至京師。已上集羣書

按倭人自後漢通中国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建武中元二年
倭人国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安帝
永初元年。倭国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桓靈間倭国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為王。女子名曰
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于是共立為
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
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廣陵
魏景初二年來朝獻。郡。求詣京師朝獻天子。魏乃以金
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並
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自晉及隋貢使不
唐太宗五年遣
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使入朝。帝矜其
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永徽初
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久之更附新羅
其王孝德即位。始有年號。改元曰雉。復通中国。後稍習夏音

惡倭名更號日本咸亨元年遣使附高麗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雍熙中僧大周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敘其來則日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順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日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而繼之日愛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或其謗誕之辭歟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弼往諭既發水犀數十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　朝

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稱臣入貢

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始於閩海設備倭

宮洪武五年遣使圭廷用入貢明州指揮林賢交通丞
相胡惟庸陰遣陳得中計揄廷用貢船為寇移交中
書省以林賢謫貶日本三年惟庸偽差李柱取回林賢
乃借其練甲百餘名同僧如瑤詐貢巨燭內藏火藥兵
器比至而惟庸受誅遂斬林賢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
故祖訓以瞻通奸臣絕其貢獻
俱遭寇掠　洪武間都督劉江守遼東十七年倭船入王
家島傳火舉汪率兵疾入望海堝布伏諸山
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圍而攻之斬首七
百四十二顆獻俘一百五十七名封慶寧伯　永樂二
年來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勘合百道定為十年一
貢　永樂二年日本先諸番來貢并擒犯邊賊二十人就
命來使治以其国之法于鄞界鄉蕭皐硃築窩今一
人執吹二人上甑盡行蒸殺給與勘合
百道定為十年一貢如過期以犯邊論　正統中倭奴入
鄞大肆焚劫　弘治間寇貢相繼
明初壬于倭賊寇臨官
正統十二年六月十八

日寇作浦正德六年鄞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番貨閩浙
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
貢至鄞凡三百餘人船百隻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凡一百餘人船一隻
及驗辨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忿故相攻
幸得奔浯上令造船賜放
還國自後未聞大爲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闖賊陳
思盻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海上詭爲中丞朱
紈敗之乃懼匿去不知所終其募下司櫃鄉舊汪直號
五峰多機略人推服之移駐瀝港以毛海峰爲子分領

黨衆。海峰鄞人。頗勇悍善狼機彈射。兄爲海商負債以
海峰爲質。五峰見而奇之。因以爲嗣。遂遠料西洋
諸凶人俱不願爲賊。惟飢倭相應。五峰
以其勇假爲前驅。擄掠所得。分倍諸賊。壬子夏五峰與
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碧溪姪等寇黃巖。掠金帛器物數
十萬餘。獨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按史懼。復奏設巡視中
丞王忬焉。癸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
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誅之。始稍休息。
萬曆壬辰。倭之權臣平秀吉。使其將平行長平清正侵
朝鮮。據八道。擄王子。屬國請援師甚急。乃命侍郎宋應
昌往沿海經畧戰守事宜。主事劉黃裳與黃贊焉。初意亦止

欲沿海相視未欲往朝鮮決戰也自
李如松提督之命下而事不可遏矣黃力言戰不如守
與衆議不合家君上書石本兵畧曰日者朝鮮使至竊
哭請師申包胥憂楚而秦爲之賦無衣
況天朝屬國乎然彼徒爲其國計馮亭嫁禍于趙不
可不慮也竊計薊遼之師衛京都之背江浙之衆防財
賦之區藩籬國急而堂奧尤先今悉調以行其不可一
也北軍未嘗與倭角故畏虜而易倭然朝鮮地多水潦
春融氷解騎不得騁南兵習戰者多老且死新募之卒
康習器械未必勝倭其不可二也倭已兵老厭戰丞之
必走然不能久爲戍許之役倘我撤而彼復來不援則
棄前功屢救則我必太擾兵連禍結其不可三也兵貴
之費鉅萬不貲司農方日夜憂不給而又益以此費加
派小民則痛吸垂盡之血借支府庫則苦爲無米之炊
其不可四也以爲倭能遂有朝鮮則非數萬客軍所能
破也若朝鮮猶能自宜則彼于契丹紅毛皆自失而自
復之今日何不自力而必藉于我其不可五也我軍驕
縱日久庚戌虜變援軍在輦轂之下猶多肆掠況在異

域豈易禁制萬一不戢則是屬國倭患之後更生一患其不可六也古者天子撫諸侯之難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今乃欲竭中國以衛夷狄其不可七也功名之路一開勢必瀾倒罷閒將吏爭思援鉞剽悍子弟競欲請纓無故生天下徼幸之心其不可八也今若息軍罷戰但于沿海天津直沽之地築墩臺設哨堅因募注浙水兵倣脁脁營田故事行之則水利可興水田可闢海運亦可漸通而倭至自有備矣又訪得京東海面雖濶而倭入犯之只則自旅順至萊州約五六百里昔舟山戍而全浙寧今旅順至萊州海中大島甚衆昔金人嘗設二十州縣若募東南水兵設爲衛所而即以其墾田子粒爲行粮遞籌巡警倭入即鐵則兵雖增而不擾餉不益而自充外不失捍禦之宜内可廣賦稅之入矣何藉乎朝鮮何懼乎日本哉書上石本兵深以爲然會李提督已行家君後被拾遺然科疏

朝議已決乃寢閣　後黃遂罷歸　止刻作宰時縱小民逋欠官稅数于兩又言萬里征伐當召之歸以功過准論亦未欲傷家君也適考功郎趙公大中丞溫公連章申

救甚力忤　旨削
家君籍坎坷終身

而用兵不解倭以劍去而中國亦頗

勞費矣

家君當時既沮封貢復止戰爭謂禦夷之法守
備而已戰則煩擾和則受欺屢上書本兵頗蒙
賞識後家君督師渡鴨綠江以親兵千餘破倭將清正
于咸境三戰斬馘二百二十五級俘其先鋒將葉實駐
于自敘止發塘報而已遂左繡衣使覈實其事具疏上
聞賞不行總督邢公追敘舊東征功疏稱咸鏡之捷當
爲第一蓋親聽朝鮮之口碑而傷家君功之不錄也此
言若發于存日似有他冀今身已蓋棺而功猶淹沒故
儼痛而私記之
〇已上事蹟考

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所而今及禁人耕種說者徒藉口

国初厲禁不知国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往往結倭以掠中国故湯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沐厚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爲良畝築壘戍守倭至即以材官羽林蹂踐之蔑不勝矣

又按国初東海滄邪韓等国兼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爲生者萬計明太祖命南雄侯招海上蛋戶島人等爲水軍勿使爲東南沿邊患也自後正統年間海寇陳寬聚衆爲亂勅提督海東道王勝招撫爲軍日今倭患雖息而海洋不逞之徒猶時哨聚當嚴捕高主以

絕其交通而捕之太急又恐其生走胡是粤之念宜復高皇招徠水軍舊例隨身貨物容其到衞但收其船爲哨船用其徒爲哨軍屢行出海操練舊規軍伍充實地方獲寧涓涓之靏可以穿石當事者甚無忽之。已上私評

按日本国四際皆海乘風入寇者不可測總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繇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

山奉化犯昌国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李西磐壁下陳錢分䑸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唐或繇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繇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㱇東南也則犯淮楊登萊若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入寇恒在清明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復不利故防汛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二汛之備我海上之兵旣有章程聯絡策應矣沿海郡縣

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陽登萊遼陽凡七。足以防勦。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湖之要害。據三路之上游則柘林爲最其東莞大鵬戍兵嚴。哨待敵。則屯門虎頭門等澳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戍兵。嚴哨待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接濟西路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兵嚴哨待敵則厓門寨門等處賊舟不敢停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福建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曰浯嶼、曰南日、曰烽火門、曰銅山、曰小埕我守浯嶼守夏門則泉州無門戶之虞我守南日山

下北可以遏南菱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滄洲岱墜之突阨要區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田吉了地方南日突而不守今若復守南日實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間既棄去惟守松山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等險孤懸海外今官并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與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福州之藩籬似有恃矣銅山水寨我以銅山玄鐘巡哨之兵分守南磐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則倭船之自浙趨閩慣徒勾引接濟者可免此入閩控上游之勢也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連

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城又連江之藩翰也今閩安北茭山諸巡司分其兵爲南北中三哨巡賊待戰福郡謂之無事可矣浙江守禦則有六總金盤總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嘶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嚴頭山海島玉環山霓嶴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鳳凰山嶴潤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明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八者之間惟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山前距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舶卒至何以禦之故健

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衛至大嵩港凡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峯巡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海寧總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平湖之門戶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矣聞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山可屯田歲約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議至今

未有舉行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海上屯田若曰恐田成而倭來據之是齎盜兵而資盜糧矣不可果然當事者熟計之可也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淞所係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令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滙所則守之南滙而西爲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長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江北海備與浙福

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所在要害宜莫如狼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翳山據淮海之首鬱洲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通近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新插港有鹽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可通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又設陸路遊擊一住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北海防大略也

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墨三營各當一面之寄登州營以控北海文登營以控東海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寧然淮安屢被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即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鼇山林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之故耳又聞登萊海洋亦與浙福異其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一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

成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梶子口橋雞鳴與金嘴石舍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遼陽海防視閩浙爲稍緩遼地負山阻海北隣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鐵嶺之統于開元者足以遏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邊守備既定爲五路分守應援似爲得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

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爲重防海次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賴矣然後繇閩處以至浙江南直繇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攫接濟之徒羅守要害之地練水兵操戰鬪精兵器下令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爲上守內海次之水戰爲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岍戰勝者次之則萬里海防可以免鯨氛蜃霧之憂剿寨焚墟之禍矣

羣書備考卷之四　終